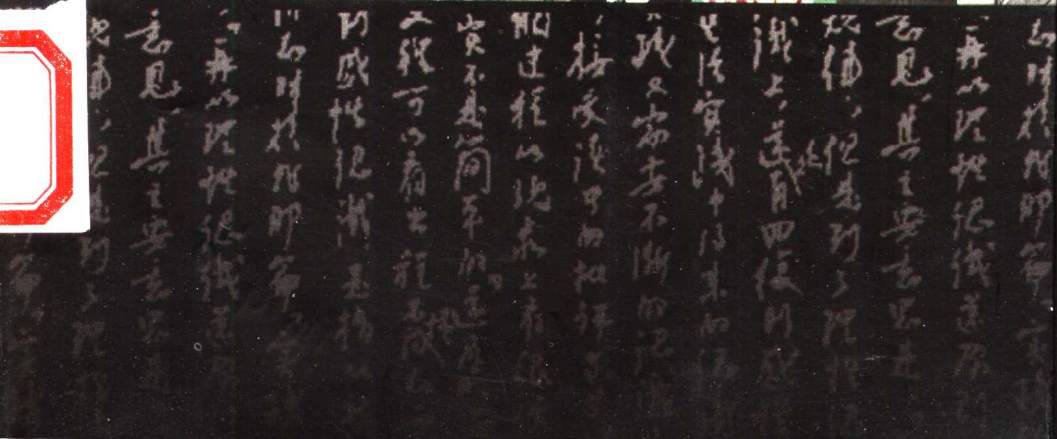


王西彦

代表作

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百 家

王 西 彦 代 表 作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王省新 编选

華 夏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西彦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5080-1678-5

I. 王… II. 中…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106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9.5 印张 227 千字 4 插页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册

定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王 石 彦

失东狱中的星火

——记田金友“牛棚”和农村“劳改营”

王西彦

你不知晓这些灵验么？我郑重地告诉你，他力至没有罪过。……

——但丁：《神曲》

田金友在《随想录》（第一集）里，自一编起为《绝不会忘记》的札记，说明有人不读那些臭美地描写“四清”时期天翻地覆和善良人民遭受地主的作品，不仅要来地主的“伪枪文举”，而且指责为令人“寒心”之“丑闻”的“向农看”的文章。对这种诬蔑攻击，他以一个为受冤者辩护，表示自己的愤慨。他写道：“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做梦，还是别人在做梦？以这那十一年中我的经历为证，以这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部分（指极左派）为证！”他认为，当“我们联合一大片（被压迫）的工农贫苦要员，决计斗争，”受迫害也是“满门抄斩”的

王西彦手迹



王西彥作品書影

内 容 简 介

王西彦，中国现代作家，浙江省义乌县人。

本书收入其《车站旁边的人家》等8篇短篇小说和1部长篇小说《寻梦者》。他的作品主要是表现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类人物在黑暗社会中的挣扎、寻求和反抗，从而揭露出旧社会的丑恶现实。作者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具有真实、自然、质朴的艺术风格。



王西彦（1914—1999）

本书编者 王省新

责任编辑 刘 晨

装帧设计 彩窗美术
工 作 室

美术工作室



目 录

短篇小说

车站旁边的人家	3
寻常事	25
曙	39
海的喧嚣	53
乡井	78
走向旷野	90
家鸽	112
幸福之岛	131

长篇小说

寻梦者	159
王西彦小传	297
王西彦主要著作书目	299

短篇小说

车站旁边的人家

下雪的日子

天下着雪，雪里又夹着丝丝的牛毛雨。

雪在天空里漫天漫地里飞舞着，追逐着没有定向的风。雪脚轻悄地踩在秃树杆上，黄泥路上，土山岗上，发出细小的声音。有的没有落下地，就给牛毛雨丝沾湿了，就变成了牛毛雨，又去沾别的；有的刚刚落到地，一个白点子，但立刻就碰到牛毛雨，沾湿了，渗入了泥。……

“呜——呜呜。”山坡那边，火车扯起喉咙叫了两声。

听到火车叫的声音，呆坐在门坎上看雪花飞舞的翠翠，双手拍去飘在身上的小雪片，站将起来，嘴里高高兴兴地喊道：“毛毛，火龙来啦，火龙来啦！”一边就搬起两条矮矮腿，跑到帘子里面去。帘子破了，一根帘根子斜戳在旁边，把翠翠的矮矮腿给绊住了，使得她不轻不重地跌了一交。

“毛毛，火龙来啦，火龙——哇，哇哇……”

可是刚哭出声，就给坐在帘子外面的章九爷爷喝住了：

“还没有冻够吗？大雪天，还要这样跌死撞活的！跌死了算老天爷有眼睛！”

不过声口即使很难听，做爷爷的还是急忙赶将过来，拉起翠翠。老人嘴巴里的唾沫子冲出胡须的拦阻，直飞溅到翠翠的泪脸上。

章九爷爷伸着颈脖，往帘子里面瞧了瞧。在他那双被成堆皱纹挤走了样的老眼里，汪着满泡泪水。他摇摇头，擤去一把鼻涕，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帘子里面，章家媳妇幽灵似地坐在黑洞洞的墙角边，这会儿正对着半块破镜子，往脸上擦水粉。水粉是门口叫化贩子那里用破布换来的，粗得擦在脸上起疙瘩。章家媳妇把块干脸巾往颧骨上狠狠地磨着，使得两颊都发了红。毛毛站在一边，眨巴双眼睛，瞧着自己的娘，心里总是猜不透，想道：

——大雪天，又要上西竺庵看戏文去啦？

姊姊翠翠可没有心思管这个，她正憋着一肚子委屈，一张小嘴巴噘得高高的，挂在眼角边的泪珠子也慢慢涨大了，只要脸一摇，就会不客气地直滚落下来。这会儿，她用小手拍拍身上宽大可笑的破夹袄，那上面沾满着泥灰。

“妈！”她怯怯地喊了一声。

做娘的默不出声，正专心一志地在自己脸上做工夫，想把那张日晒风吹得粗黑了的脸孔重新擦得细嫩起来。她用干手巾擦个不停。擦着擦着，在那双映在破镜子上的眼睛里，凭空簌拉拉地窜出两颗泪珠子，把张白白的粉脸上立刻划起两条小溪溪；而且一不做，二不休，泪珠子索性连成串，像溪里涨水似地直往下面冲。

翠翠一瞧娘那样子，心里不明白，可知道不是个劲儿。她呆呆地望了一会儿，本来挂在眼角边的泪珠子，也和娘脸上的一个样——连成一串往下滚。跟娘不一样的是，她噘着的小嘴扁了扁，又忍不住地哇的哭出声音来。

帘子外面老爷爷听见小孙女的哭声，就又摇摇头，拿起个拳头往自己脑门上敲。他伸伸佝偻的腰，忍住一个呵欠，眼睛定定地直瞪着灰白的天。夹着丝丝牛毛雨的雪花，在他昏花的老眼里变成一个白团团，满天滚转。几只小雀子，唧唧喳喳地从外面飞来，停

在茅檐下面，抖着满身的雪花花。老人身上只穿着一件祖上遗留下来的棉外套，蓝布已褪成淡黄色，前襟只剩着半边，袖子仿佛曾经给耗子当过窠儿，破碎得一丝丝。数九寒天，一阵阵带雪的风，直窜进茅屋来，像把尖刀似的往外套里面刺。每个缩在皱纹凹里的毛孔，都像刺进了根根锋利的针。

“有这个冷法子，这鬼天！”

他小声儿骂了一句，又呻吟了一声。可他并没有移动身子，只把破烂的外套袖子裹了裹。

茅檐边挂着长短不一的茅草杆子，沿着流下一缕缕的水，慢慢地往门前滴溜。原是给脚踩得紧紧实实的泥土，给滴成了一条小小涧，小小涧里又是一个个小潭潭，章九爷爷怔怔地想着自己这一辈子过的光景。在他意识里，日子来了个颠倒，一下子就跳到了年轻时节。还是个小后生呢，就知道日子不好过，就死死活活地拼命苦干，就从来不敢花半个冤枉钱——一条薄花布的长巾总要过三个夏，御寒的毡帽总是捡最便宜的买，八年十年也不用再想换一个。至于一般年轻人的事儿呢，尽管别人怎样的风流倜傥，花花草草，都没有他的份。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种人，没有那种人的好命。但即使这样，一家的生活不但始终不见起色，连现状也不容易保住。住的茅屋愈来愈破倒，几亩薄瘠的田地也先后跳到人家手上去了，艰辛的岁月简直成了一个永不清醒的恶梦。最近却又祸从天降，无端地通来了什么鸟火车，把仅剩的一块山边地也给埋个精光。五张嘴巴少不了吃的，如今竟然要让规规矩矩的好媳妇……

“命！总是命呵！”

这个结论也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什么时候才能换个念头呢？想到这一点，章九爷爷的眼前一阵花，天地都昏黑起来。举起双手把个脑袋捧住，好一会儿，才重新看见外面那无休止地团团飞转的雪花下得更密，连山脚边过路人的影子也模糊不清了。老人又想

起另一件事情，咳嗽着大声问道：

“大贵带着些什么东西去的呵？”

“还不是我那件旧蓝花布棉袄！”帘子里面媳妇的答话带着哽咽，“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单衣，就是前年新上染的……”

“不晓得能当到几个钱哩！还有翠翠、毛毛的事情，也不晓得办的怎样啦？”

听见老爷爷提到自己的名字，翠翠和毛毛就都咽住啼哭，面对面瞧。姊弟俩同时把眼唇儿一眨巴，四颗黄豆大的泪珠子就抢先恐后地滚落下来。尤其是毛毛的两股鼻涕，简直就像两条白肥虫似地直爬。

“妈！”翠翠走前一步，靠近妈身边。

“唉！”做娘的伸手拉了她一把，又摸摸她乱蓬蓬的头发，“不要再‘妈妈’‘妈妈’的啦！‘有娘，娘带起；没娘自己生意志’。要自己学乖些。吃人家的饭，可再不要叫妈妈，叫妈也叫不应啦！”

做娘的这篇话，翠翠听不大明白。“没娘自己生意志”，这是一只将被主人宰掉待客的母鸡吩咐小鸡仔的话，翠翠听老爷爷说过那个伤心的故事。她把身子往娘身边靠得更近些，仿佛提防做娘的人会失掉。她两眼贪婪地注意着娘那张擦满水粉的愁苦脸。她觉得娘今天变了样，一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要发生。

可是外面老爷爷又在说话了。

“也还不晓得哩，究竟人家肯不肯发点慈悲心肠呵！”

“这只有看她自己的命啦！”做娘的又拉了女儿一把，“已经吃九岁的饭啦，总该自己生意志，争口气！”

“听说是吃花斋的人家，待下人也还好哩。”

沉默了一会儿，大家谁都不言语。空气好像凝结住。天快暗了，雪花却还在飞舞。雪脚唰唰地踩着茅屋顶。牛毛雨也变成了雪粒子，增加着雪花的分量，使得它不再像刚才那样漫无边际。顺

着茅草杆子往下流淌的檐口水，也给冻僵了，开始结成冰缕子，老半天才往门前滴溜一下。

一阵风，一阵彻骨的冷气。

“妈，肚肚叫了呢。”憋了半晌的小毛毛，怯怯地也往娘身边靠。

“毛毛乖，别叫妈。”做娘的也拉了他一把，“等爸爸回来给你吃。你听，妈的肚肚也在叫哩。”

“我的也在叫哩。”翠翠也小声儿补了一句。

“丢不开的还是毛毛，”做娘的好像说给帘子外面的老人听，也好像说给自己听，“翠翠大啦，横竖是人家的人；可毛毛才吃四岁的饭哩，那个横塘的财主要白给，说什么只添张要吃饭的嘴！白给也罢，绝子绝孙也听别人骂去！谁叫你做爹娘的养不起儿子，他自己也不在阎罗菩萨面前多讨点儿福呢？”

正在这会儿，山坡那边的火车又呜呜地叫了。

这火车叫的声音隔山传送过来，显得额外尖锐响亮，好像把空气都给撕裂了。雪花可不理睬，它还是一个劲儿地飘落着，而且比一刻前加浓了密度，连成一片。牛毛雨已经消失不见，雪片落在地上就印着一个个白点子，重叠一起，不再融化。

好像应和火车叫唤，隔壁的金福婶子冒着雪片，摆起双船头粽子脚过来了。这是一个村坊里出名的“花脚猫”，甜嘴甜舌的，逢人是副笑脸，能把死人说活。她一进茅屋的门，先就甜甜的叫了声“章九爷爷”，随后就不管老人那副缩成一团的愁苦劲儿，自顾自地掀了一把帘子，一扭身到了里面，小声儿招呼道：

“大贵嫂子，可打扮好啦？”

“快坐，金福婶婶。”章家媳妇抹了一把自己满是泪痕的脸颊。

“怎么，还不快打扮呀？”

做娘的推开身边的翠翠和毛毛。

“听妈的话，带起小毛毛给老爷爷捶背子去！”